

真人演绎叙事的实验性更迭

——荒诞类短视频与实验戏剧在大众传播方向的比较

沙亚贞

(香港浸会大学 传理学院 香港特别行政区 HKG)

摘要: 在当今的全民新媒体短视频传播过程中,部分内容从叙事逻辑和人物表现上引起了大众的争议和广泛讨论,“荒诞”,“奇葩”等评价与极高的传播数据之间形成了某种反差。本文试图追溯到戏剧领域中的实验戏剧,对比短视频“猎奇”向的文本和情节与实验戏剧的叙事表现形式,同时对比传统剧院与新媒体传播形式的异同。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反传统”的情节桥段时,受众与创作者之间的互动与共情如何完成,媒介在当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从短视频里,也许我们得以窥见后疫情时代下大众自嘲的社会心理倾向。

关键词: 实验戏剧;审丑;荒诞;受众互动

近年来,短视频借助5G技术背景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而当中的真人短视频演绎部分,以其短小精悍、富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特点,往往能够迅速引发观众共鸣和广泛的社会讨论。但同时,一些风格奇特的视频内容也引发了大众对于短视频的荒诞性、以及其是否需要明确的叙事逻辑的争议。笔者认为,目前一些实验性的短视频创作内容,从某些角度来看和实验戏剧之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来说,存在一些相似性,值得进行横向对比。

一、真人短视频的“土味”和反逻辑对话

社会的发展,往往会激发新的文化现象,而不同的文化现象也代表着这个时代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从早期的“土味”审丑,到如今的荒诞对话,短视频行业因其去中心化表达的特点,呈现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注意力资源的、颠覆传统的、怪异的人或事物为代表的一种特殊形式。在“流量为王”的短视频时代,此类短视频以其怪诞、一反常态的特殊化表达创造出具有强烈个人色彩的符号。

起初,人们看到的是“郭老师”等“土味”账号的爆发。随着中国互联网和移动客户端的普及,新媒体用户逐渐从一二线城市往三四线及以下城镇下沉,城市化的发展加剧了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但也加速了城乡二元对立的区隔,差异化的短视频内容给长时间沉浸在主流审美中的城市群体带来新鲜感,满足部分人的猎奇心理。

2022年,账号“延边刺客”仅凭几条视频全网吸粉百万,“意大利面拌42号混凝土”“你这个观点我不敢苟同”等金句在网络迅速传播开来,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内容,却掀起了网友们自发对其逻辑进行解读和二次创作。其乡村背景和出境博主的穿着与之前的许多“土味”视频相仿,但其对话内

容却让广大网友大呼新奇。这种以直白和反逻辑的方式反抗主流精英文化审美,与追求美、高级、高雅的精心拍摄视频形成强烈的对比,在某种程度上抵抗了主流文化给受众带来的审美疲劳,符合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多元化表达与需求,与数年前戏剧领域的实验戏剧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二、实验戏剧元素与观看美学

实验戏剧作为一种独特的舞台艺术形式,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和丰富的发展历程。其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的欧洲,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及对传统戏剧形式的挑战和怀疑。实验戏剧通过对剧本、舞台设置、演员表演方式等多个方面的实验与创新,试图超越传统戏剧的限制,打破刻板的观众期待,关注参与性和互动性,鼓励观众成为剧场表演的一部分,引发观众对剧作、表演形式以及人类存在等方面的思考和共鸣。

实验戏剧的定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影响而变化。在西方戏剧史上,表演艺术家、导演和剧作家们开创了各式各样的实验戏剧形式,如法国剧作家安托万·阿尔托的“剧场实验”等。而在中国,实验戏剧的概念也在不断演变和发展,比如《屋外有暖流》就运用了各种西方戏剧的表现手法,发掘舞台的表现力,象征主义、荒诞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1]与传统戏剧相比,实验戏剧更加注重对观众思维和感知方式的挑战,强调观念性和审美性的表现形式,通过运用意象化的表达手法、非线性的叙事结构和梦幻般的舞台效果等,激发观众的想象力和思考深度,使观众更多地参与到剧情中去。当旧有的体系被叛逆颠覆,在戏剧创作上被怀疑的主题和瓦解的形式,最明显的就是现实主义手法。

通常来说,戏剧交流是由特定语境的话语模式来决定的。当艺术走入生活、走向公共领域,传统的幻觉剧场被打破,取

而代之的是高度实验性的戏剧形式,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没有情节、人物形象和行动等戏剧要素的演出类型,例如行为艺术、展演艺术等,这些都被阿诺德·阿伦森统称为剧场艺术。^[2]但不管形式如何改变,戏剧都需要观众的参与,即内容与人的互动。布莱希特的史诗剧试图摆脱传统戏剧的束缚,打造“间离式”的观看美学,但依然是以“情节”为核心的戏剧模式。西方当代实验戏剧中大量作品都体现出对情节的否定,在舞台空间、时间、人物形象塑造、身体表演上的革新,对表演者和观众都提出了新的命题。

对于短视频作品而言,因为有着各种短视频平台,所以即使受众不在同一空间也可以完成互动。平台为受众提供了观看、评论以及回复的功能,大众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跨时空的情感互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认为人们在社交领域存在“前台”与“后台”之分,这也为受众进行荒诞内容的二创提供了表达与情感宣泄的途径,甚至于借助虚拟ID,用户打破了现实生活中受限的阻碍,在评论区无所顾忌地表达自身感受,但这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3]后疫情时代,在这个充满压力与不确定性的现代社会,容易让青年群体产生群体孤独心理,共同的情感体验是群体认同的准入机制。短视频平台也和网络粉丝社群有着相同的身份认同机制,如使用符号化的语言、动作、表情包,谈论只有“自己人”才明白的网络流行语,这些帮助其实现身份认同的具体方式。

荒诞的短视频内容得以广泛传播,受众的猎奇心理是主要原因。许多用户一开始是出于戏谑的态度,但这批受众并非完全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心理是复杂的,他们一方面在对此类视频嘲讽、发笑,另一方面他们也可能面临着学业与事业的巨大压力,面对不断加深的阶层固化,他们深知阶层上升的艰难,也忧虑社会的不公,所以在对此类视频进行传播和二创的时候,便极尽狂欢式地模仿,以达到某种程度上的自嘲。

三、平台的商业属性对于内容的影响

在实验戏剧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先锋”和“前卫逐渐演变到”大众“和”商业“过程。从上个世纪的“拿来主义”到对传统的改编,受众面得以扩大。毕竟,在市场经济下,商业是戏剧存活下来的重要保障。

目前国内各短视频平台上,真人演绎的部分大都以娱乐为主,通过对生活场景的戏剧化重构和演艺,满足观看者对“爽点”以及心理解压等方面的需求。从2005年胡戈改编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火爆全网开始,“papi酱”“多余和毛毛姐”等一批自媒体人,通过录制情节表演作品获得了全网关注。2020年至今,更多团队意识到真人演绎短视频当中的巨大

商机和发展空间,内容的实验属性和平台的商业属性结合也愈加紧密。但是,为了最大化实现作品的娱乐性,演员的表演往往游离在“喜剧”和“闹剧”之间,整体呈现为一种富有“假定性”和“程式化”的风格。例如papi酱姜逸磊,尽管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专业,但是在她的短视频表演中也几乎没有贴近“写实主义”的成分,而是以一种类似于“间离”或“陌生化”的手法进行展示。^[4]

创作者对作品商业价值的追求和消费者对作品心理解压诉求共同造就了短视频的“废墟现象”,有着过度娱乐的趋势。若想打破它,真人演绎的作品应重点思考在娱乐的同时增加作品的“含金量”,真正发挥媒体传播文化和引导大众的功能。充满趣味的知识更容易为大众接受,而另一面现代人也希望娱乐身心的同时有所收获。如抖音上的自媒体账号“人类观察所”、“叶咕”等,用剧情的方式解读社会定律和心理学相关知识,目前积累的689万/122万粉丝证明了剧情短视频是能够兼顾娱乐和知识传播的。

结语:时间来到21世纪的当下,文化状态是自由的,我们能在几十年前的实验戏剧身上看到艺术自身的规律性,这在短视频领域同样适用。虽说寓言化的主题和符号化的形式往往在狂热中诞生,却非常需要理性的解读。赫胥黎曾经警告过:“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取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不仅表现在影视内容的制作者对主题和实际拍摄内容的理性把握上,也表现在与观众的关系上,它们更多地要求观众需要理性而非情感。短视频对于用户碎片化时间的占据有着绝对优势,那么在实现作品商业的最大化的欲求下,行业团队将面临“过度娱乐”和“变现”带来的创作和生存困境。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加以分析,视频用户也存在不同层次的心理需求,在获取娱乐后同样希望得到成长。

实验从未停止,创新与传统的循环更替一直在路上。

参考文献:

- [1]潘伟豪.论实验戏剧到商业戏剧的转变[J].戏剧之家,2016(2):4-11
- [2]汉斯·蒂斯·雷曼.后戏剧剧场[M].李亦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朱怡馨,丛红艳.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的短视频受众审美心理探究[J].科技传播,2022(10),128-131
- [4]向成龙.剧情类短视频的现状、不足与改进策略[J].新媒体研究,2020(06),83-85